

国人海外抢购苹果新品在打谁的脸？

□ 石述思

当地时间9月19日，苹果公司的iPhone 6和iPhone 6 Plus智能手机在北美等发达地区率先上市。

不少中国人彻夜排队购买。据外媒报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苹果专卖店几乎都被中国人占领了，并不时发生激烈冲突。

9月22日，十几名中国“黄牛”在美国纽黑文一家苹果店外为争购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发生打斗，其中3人被捕。而据日本媒体19日报道，日本当天正式发售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在大阪市心斋桥的苹果专卖店由于产品售罄而发生骚乱。据大阪府警方和目击者称，19日16时左右，由于店内iPhone 6和iPhone 6 Plus等新发售产品已经售完，店员向正在排队等待购买的客人说明情况时，一部分客人大声抗议，并向店内拥挤。日媒援引警察的说法称，当时有人抱怨“特意从中国排了48小时队，卖光了算怎么回事”。骚乱大约持续

1个多小时，并没有人受伤。一些内地网友抨击这些人丢了祖国老脸，对其实行表示强烈鄙视。

即使拥有全球最庞大同时可能也是最忠诚的“果粉”，中国依旧没有进入苹果第二批发售名单，预计发生在海外的抢购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便是业界总结的饥饿营销，背后是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傲慢。当然傲慢是需要资本的，首先是某一家公司对自己产品和品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所有抢购者都是苹果的忠实用户。有分析称，由于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在中国内地仍未正式开售，再加上需求极为庞大，因而催生从美国等其他地方将手机走私至内地的行为，黄牛党最高能以双倍价格转售。其实，即使在内地正式开售，也会有人源源不断地充当“水客”，从香港等地向内地倒卖“水货”挣取不菲的差价，背后主要诱因则是相关部门征收的高昂税费。

于是，一个悲催的悖论出现了：中国人组装了几乎全部的苹果手机，中国的消费者却需要最长的等待和接近最贵的价格拥有。这也充分证明，中国“果粉”对于自己喜欢的产品是多么狂热忠实。

9月6日，总共有14.5吨的iPhone 6手机发往美国，然后在9月10日又有第二批78.5吨iPhone 6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起运发出，而两批空运的iPhone 6手机的总重量则达到了93吨。运输iPhone 6手机不但增加了南航航班收益，而且创造了单日货运的销售纪录，运输收入突破200万元，创了历史新高。苹果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发货总共8000万台iPhone 6和iPhone 6 Plus，其中中国内地销量对其完成利润指标举足轻重。

作为迄今为止最热门的智能手机产品之一，苹果除了设计精良、性能卓越，还有一个特点是价格昂贵。移动通讯公司将iPhone 6非合约机的起步价格定在了649美元，iPhone 6 Plus非合约机的起步价是749美元。据调查，每部苹果手机的制造费用接近200美元。也就是说，其利润是每部400美元。而处于制造产业链最末端的中国代工厂仅有2%的利润，拥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美国人拿走55%，拥有部分核心技术专利的日韩等国拿走40%以上。对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生产成本日渐上升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利润分配既令人痛心的现实，更是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力。

必须承认，在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制造商拥有更为庞大的份额。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多数还停留在简单模仿层面，各品牌之间的恶性竞争日益加剧，很难为向着更高利益链攀援和积累资本、人才。为了挣得快钱，他们往往在产品力不足的情况下，简单模仿苹果的饥饿营销，并利用互联网对企业领军人物进行炒作，甚至不惜雇佣大批网络水军进行炒作，很难赢得高端用户的青睐，也无法完成强势品牌的塑造，宛如站在沙子上的草莽英雄，永难看到加冕的希望。

某种程度上，三星利用开放的安卓系统，潜心进行技术研发，尤其是屏幕制造和核心零部件获得关键性突破的历程更值得中国手机制造商借鉴。目前，掌握着部分核心技术、拥有强大品牌辐射能力、更完善了产业链的三星不仅是苹果全球唯一的劲敌，更是中国公司要想转型升级必须直面的强悍对手。

因此，面对苹果掀起的新一轮中国消费狂潮，与其说这些果粉不爱国，甚至贱，不如认真寻找中国国产智能手机的突围之路，也好对得起国家领导人亲自使用推广的良苦用心。

这其实是中国民族品牌共同面对的困境。毕竟，在一个汽车王国，竟然缺乏一个真正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品牌；在一个服装王国，所有热衷营销创新的企业竟然PK不过来自西班牙的Zara。

苹果用户用真金白银抢购对中国内地市场充满傲慢的产品，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谁痛谁应该知道，更应知耻后勇。

平凡小事，点点滴滴闪着亮光

(上接第1版)

1988年，阿布列林年事已高的父亲提出，生前想把老宅地上的房子盖起来。家里并没有什么积蓄，但阿布列林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就想买别人家旧房拆下的木料、钢筋等建筑材料盖房子。看见他的窘况，有人提醒他：“你张嘴就会有人送的。”阿布列林却说：“清白做人，吃饭才能吃得香，睡觉才能睡得踏实。”

这时，一个盗窃犯的父亲找上门来，对阿布列林说：“我把儿子放了，你家的椽子我包了。”阿布列林斩钉截铁地说：“我是检察官，绝不会用手中的权力徇私枉法。”

有钱就盖，没钱就停。130平方米的平房，整整用了8年时间才盖好。

阿布列林的母亲常年生病卧床，退休之后，阿布列林带着补偿心理24小时在医院陪护母亲，母亲大小便失禁，阿布列林为母亲擦拭，母亲不好意思不让儿子干，但阿布列林说：“我是您的儿子，就让我干吧。”

8月29日，听说86岁的母亲危在旦夕，正在乌鲁木齐宣讲焦裕禄精神的阿布列林急忙赶回家，在医院里，他的母亲已经昏迷不醒，他大喊声：“妈妈，儿子回来了，你要活下去！”

阿布列林讲到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忍不住在众人面前泪流满面。他说：“妈妈似乎听到了我的喊声，她睁开眼睛说了几句含糊的话，妈妈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用维语喊我的名字——‘阿布列林’。”

阿布列林的妹妹吾尔也提觉得哥哥最大的优点是孝顺父母，对弟弟妹妹的生活方面很关照，吾尔也提说：“我妈妈最自豪的子女就是阿布列林，他是红红的共产党员。”

像焦裕禄一样对亲朋好友

“阿布列林无情。面对说情和压力，他从来只有一句话，我只认法律，不认面子。”哈密地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帕提古丽·排祖拉回忆起与阿布列林以前办案的经历时这样评价。

1991年夏天，吾尔也提从新疆大学法律系毕业，被哈密市人民法院录用。1998年1月，阿布列林被哈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哈密市人民法院院长。这时，吾尔也提在法院民事庭工作干了七八年，经常加班加点，任劳任怨，论能力、论贡献，全院上下没有不服的。然而，1998年，市法院调整岗位20人，他妹妹不在其中；1999年，提拔27名科级干部，也没有他妹妹。

妹夫找到阿布列林求情说，能不能把吾尔也提调整一下？阿布列林却说吾尔也提叫到办公室说：“哥哥有难处，提拔你不合适，别人会说我以权谋私，民事庭工作很重要，相比其他的岗位，这个岗位更需要你，你是我的妹妹，你还是留在民事庭吧。”

吾尔也提哭着说：“我是不是你的亲妹妹，你是不是我的亲哥哥？我工作哪样比别人差？”

如今重提这些往事，阿布列林坦言：“有遗憾但知足，现在回想起来，年轻时代对我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是焦裕禄。26年前去祭拜焦裕禄是一次无法比拟的心灵朝圣之旅。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精神没有退，我要一辈子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党员。”



不翼而飞

2014年9月24日，作为几年前统一规划的苏州河沿岸景观，上海市武宁路桥西侧的滨江绿地里，有一面由54块大小形状各异的铜板组成的景观墙，每块铜板都记载着上海的历史片段，以此呈现老上海的风华。就在几个月前，景观墙上的铜板开始不断“消失”，如今只剩下21块。

翁磊/东方IC

中不像中 洋不像洋 仪式低俗 红包成“债”

本周聚焦

频现的病态婚礼折射出什么？

记者亲身经历的一次在河北某农村的婚礼仪式上，新郎衣服被扒光，只剩下羞涩的内裤，全身被新郎的朋友们画满花花绿绿的图案，然后戴上“特制”的“八戒”面具，扛着拖把游街。更过分的是新郎在这样的装束下被要求到附近的超市为大家买烟后，“闹新郎”的仪式才作罢。

城市中的“闹婚房”环节还算克制，但部分农村地区就显得“放肆”。中秋节假期，刚从山东某农村地区参加同学婚礼归来的王敬文告诉记者，当地“闹伴娘”让他“大开眼界”。“为了保护新娘不在过度的闹婚房环节中被冒犯，他们以前用伴娘来做挡箭牌，而现在当地流行伴娘从发廊里请小姐”做替身，闹新娘环节超级无节操，让人颇为尴尬。”

婚礼现场，场景基本类似不说，主持人极尽煽情，新人被任意摆布。在敬酒过程中，各种恶俗活动同样并不鲜见。“我结婚就曾被要求用一个生鸡蛋从左裤腿进，右裤腿出。”今年刚办过婚礼的郭先生告诉记者。

事实上，刘中杰发现，许多新人在举办婚礼前，其实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讲究”。而婚庆公司策划诸多流程，并将其概念化、模式化，实际上是为了增加收费。“比方，婚礼车队要双数，要有专门的头车尾车，这样，一个车队最少需要6辆车，因为4在汉语里不吉利。巧妙运用了西式的婚车概念和中国人的数字忌讳。”

沉重的人情债

如此流程繁琐的婚礼，并不是只办一场。因为不少娘家会要求办“回门”，有的入办的场次甚至更多。海归吴晓洁是在国外办的第一次婚礼。“国外很简单，就请了三桌，都是学校的老师同学，吃饭是半自助式的，有个证婚人，其实更像是个小型聚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而回到国内的两场，一场“正式”一场“回门”，让她觉得“很累”。

吴晓洁曾劝父母不要再办，但父母的理由是，之前送给其它亲戚份子钱，要借这次收回来。更重要的是，在父母看来，别人都办了，自己不办会被看不起。婆家与娘家都将婚礼作为财力比拼。比拼不仅看桌数、菜品、酒店豪奢，还看都请来了哪些“大人物”。

支撑豪华婚礼的，是份子钱，请的人越多，份子钱就越多。“这个份子钱其实就像人情债，给的人并不心甘情愿，收了的，下次一样还要还回去。”吴晓洁看穿了份子钱背后永远都还不清的“人情债”。

“一般来说，在北京，酒店一桌四千元左右，办20桌饭钱就是8万元左右。”有婚庆公司工作人员给记者算账，“但这是刚开始，从婚礼前夜开始，准备大办。接触了太多婚礼细节，他甚至知道许多新人家长都不知道的秘密。新婚夫妻为一场婚礼吵了多少次架，两家老人背地里生了多少闷气，原因往往只是一个小细节。例如，谁家的男宾第几个发言，哪个人送的红包归哪家，甚至婚礼前夜酒店客房的门牌号。”“任何一件小事，在那时都能上升到‘你家说的算还是我家地位高’的激烈程度。”

刘中杰的同学祁先生，说服了妻子没有办婚礼，去了南亚的一个小岛旅行结婚，带着双方父母。“父母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挣得少，大家都出不起国，后来为了我上学、买房，也没出去过。”看着已有白发的父母拉着手一起走在夕阳下的沙滩上的时候，祁先生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爱情。他的父母当年也没有办婚礼，原因是，当时刚刚结婚，还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办。“爱情不是演给别人看的。”父亲得知他打算旅行结婚后，欣慰地说。

目前，旅行婚礼、集体婚礼、个性化婚礼等新式婚礼，正在成为80后和90后的新时尚。

拍了那么多婚礼现场，已经领证的孙佳怡目前还不知道自己何时“办事”。她对记者说，如果办，就要办得节俭有趣，“因为，那是我们的婚礼，不是他们的。”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化名。

放不下的面子

吴晓洁在敬酒时观察了宾客们，发现他们很多恨不得把给出的份子钱“吃回来”。即便如此，剩菜也很多，尤其是剩酒剩肉。“婚礼一般要求每桌一瓶红一瓶白一瓶啤酒，每个座位一盒喜烟，但一桌就十个人，很多人中午都不喝酒，往往是开了瓶，剩下大半瓶，烟也是。”孙佳怡告诉记者，“都是为了面子”。

经历了不少场婚礼，刘中杰说等自己结婚不准备大办。接触了太多婚礼细节，他甚至知道许多新人家长都不知道的秘密。

新婚夫妻为一场婚礼吵了多少次架，两家老人背地里生了多少闷气，原因往往只是一个小细节。

例如，谁家的男宾第几个发言，哪个人送的红包归哪家，甚至婚礼前夜酒店客房的门牌号。

“任何一件小事，在那时都能上升到‘你家说的算还是我家地位高’的激烈程度。”

刘中杰的同学祁先生，说服了妻子没有办婚礼，去了南亚的一个小岛旅行结婚，带着双方父母。

“父母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挣得少，大家都出不起国，后来为了我上学、买房，也没出去过。”

看着已有白发的父母拉着手一起走在夕阳下的沙滩上的时候，祁先生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爱情。

他的父母当年也没有办婚礼，原因是，当时刚刚结婚，还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办。

“爱情不是演给别人看的。”父亲得知他打算旅行结婚后，欣慰地说。

目前，旅行婚礼、集体婚礼、个性化婚礼等新式婚礼，正在成为80后和90后的新时尚。

拍了那么多婚礼现场，已经领证的孙佳怡目前还不知道自己何时“办事”。她对记者说，如果办，就要办得节俭有趣，“因为，那是我们的婚礼，不是他们的。”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化名。

沉重的人情债

吴晓洁在敬酒时观察了宾客们，发现他们很多恨不得把给出的份子钱“吃回来”。即便如此，剩菜也很多，尤其是剩酒剩肉。“婚礼一般要求每桌一瓶红一瓶白一瓶啤酒，每个座位一盒喜烟，但一桌就十个人，很多人中午都不喝酒，往往是开了瓶，剩下大半瓶，烟也是。”孙佳怡告诉记者，“都是为了面子”。

经历了不少场婚礼，刘中杰说等自己结婚不准备大办。接触了太多婚礼细节，他甚至知道许多新人家长都不知道的秘密。

新婚夫妻为一场婚礼吵了多少次架，两家老人背地里生了多少闷气，原因往往只是一个小细节。

例如，谁家的男宾第几个发言，哪个人送的红包归哪家，甚至婚礼前夜酒店客房的门牌号。

“任何一件小事，在那时都能上升到‘你家说的算还是我家地位高’的激烈程度。”

刘中杰的同学祁先生，说服了妻子没有办婚礼，去了南亚的一个小岛旅行结婚，带着双方父母。

“父母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挣得少，大家都出不起国，后来为了我上学、买房，也没出去过。”

看着已有白发的父母拉着手一起走在夕阳下的沙滩上的时候，祁先生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爱情。

他的父母当年也没有办婚礼，原因是，当时刚刚结婚，还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办。

“爱情不是演给别人看的。”父亲得知他打算旅行结婚后，欣慰地说。

目前，旅行婚礼、集体婚礼、个性化婚礼等新式婚礼，正在成为80后和90后的新时尚。

拍了那么多婚礼现场，已经领证的孙佳怡目前还不知道自己何时“办事”。她对记者说，如果办，就要办得节俭有趣，“因为，那是我们的婚礼，不是他们的。”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化名。

沉重的人情债

吴晓洁在敬酒时观察了宾客们，发现他们很多恨不得把给出的份子钱“吃回来”。即便如此，剩菜也很多，尤其是剩酒剩肉。“婚礼一般要求每桌一瓶红一瓶白一瓶啤酒，每个座位一盒喜烟，但一桌就十个人，很多人中午都不喝酒，往往是开了瓶，剩下大半瓶，烟也是。”孙佳怡告诉记者，“都是为了面子”。

经历了不少场婚礼，刘中杰说等自己结婚不准备大办。接触了太多婚礼细节，他甚至知道许多新人家长都不知道的秘密。

新婚夫妻为一场婚礼吵了多少次架，两家老人背地里生了多少闷气，原因往往只是一个小细节。

例如，谁家的男宾第几个发言，哪个人送的红包归哪家，甚至婚礼前夜酒店客房的门牌号。

“任何一件小事，在那时都能上升到‘你家说的算还是我家地位高’的激烈程度。”

刘中杰的同学祁先生，说服了妻子没有办婚礼，去了南亚的一个小岛旅行结婚，带着双方父母。

“父母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挣得少，大家都出不起国，后来为了我上学、买房，也没出去过。”

看着已有白发的父母拉着手一起走在夕阳下的沙滩上的时候，祁先生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爱情。

他的父母当年也没有办婚礼，原因是，当时刚刚结婚，还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办。

“爱情不是演给别人看的。”父亲得知他打算旅行结婚后，欣慰地说。

目前，旅行婚礼、集体婚礼、个性化婚礼等新式婚礼，正在成为80后和90后的新时尚。

拍了那么多婚礼现场，已经领证的孙佳怡目前还不知道自己何时“办事”。她对记者说，如果办，就要办得节俭有趣，“因为，那是我们的婚礼，不是他们的。”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化名。

沉重的人情债

吴晓洁在敬酒时观察了宾客们，发现他们很多恨不得把给出的份子钱“吃回来”。即便如此，剩菜也很多，尤其是剩酒剩肉。“婚礼一般要求每桌一瓶红一瓶白一瓶啤酒，每个座位一盒喜烟，但一桌就十个人，很多人中午都不喝酒，往往是开了瓶，剩下大半瓶，烟也是。”孙佳怡告诉记者，“都是为了面子”。

经历了不少场婚礼，刘中杰说等自己结婚不准备大办。接触了太多婚礼细节，他甚至知道